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周書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三十四 史部

周書卷四十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二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顔之儀 樂運

尉遲運大司空吳國公綱之子也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勲封安喜縣侯邑一千戶孝閔帝踐阼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帝廢朝議欲尊立世宗乃令運奉迎於岐州以預定策勲進爵周城縣公增邑五百戶保定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年從楊忠攻齊之幷州以功別封第二子端保城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出為隴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

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天和五年入為小右武伯六年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武伯如故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齊將斛律明月寇汾北運從齊公憲禦之攻拔其伏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戶建德元年授右侍伯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高祖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為右宮正二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

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日微運宮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為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

祖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戸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宫祕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為宫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踈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為高祖所親待軌屢言帝失於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語在孝伯傳尋而得出為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諸軍事秦州刺

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憂薨於州時年四十一贈大後丞秦渭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忠子靖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為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

授前侍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沉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成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譟齊人駭懼

因即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邑三千戶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彦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鏁貫車輪横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兾乘決水之勢以得入

淮比至清口川流已濶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兼有吕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宫尹鄭譯王端等並得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

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
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甞與小内
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
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子仁孝
無聞復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
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
每對臣深以此事為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
太子養德春宫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

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寔非宜後軌因内宴上壽又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竝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

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令内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宇文神舉太祖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

竝顯達祖金殷魏鎮遠將軍兖州刺史安吉縣侯父顯
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
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
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
武深納焉及即位擢授冠軍將軍閤內都督封城陽縣
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
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
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

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為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即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内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户從帝入關至溱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為帳内大都督俄出為持節衛

將軍東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為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魏恭帝元年卒時年五十七太祖親臨之哀動左右建徳二年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神舉早歲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有識欽之莫不許以遠大世宗初起家中侍上士世宗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帝每有遊幸神舉恒得侍從保

定元年襲爵長廣縣公邑二千三百戶尋授帥都督遷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拜右大夫四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小宮伯天和元年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增邑一千戶高祖將誅晉公護也神舉得預其謀建德元年遷京兆尹三年出為熊州刺史神舉威名素重齊人甚憚之五年攻拔齊陸渾等五城及高祖東伐詔神舉從軍幷州平即授幷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州既齊氏別都控帶要

重平定甯爾民俗澆訛豪右之家多為姦猾神舉勵精
為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悦服尋加上大將軍改
封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戶俄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
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戶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
為盜率其黨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州兵討平之宣
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高祖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
公如願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
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

之齊黄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舉又率衆與越王盛討平時突厥與稽胡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竒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於是欵服即授并潞肆石等四州十二鎮諸軍并州總管初神舉見待於高祖遂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與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於禍懐不自安初定

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
齎鴆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偉風儀善辭
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
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
兼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
今而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神慶少有
壯志武藝絶倫大象末位至柱國汝南郡公
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與高祖

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高祖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孝伯性沉正謇諤好直言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晉公護弗之猜也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書天和元年遷小宗師領右侍儀同及遭父憂詔令於服中襲爵高祖嘗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綰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內朝之機務皆得預焉孝伯亦

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外間細事皆以
奏聞高祖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為比及高祖將誅晉公
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
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右小宮
伯東宮左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唯昵
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
臣忝宮官寔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
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

及矣帝欽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覩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宫正孝伯仍為左宫正尋拜宗師中大夫及吐谷渾入寇詔皇太子征之軍中之事多決於孝伯俄授京兆尹入為左宫伯轉右宫伯嘗因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内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

過今執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
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
意黙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
討拜内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
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户并
賜金帛及女妓等六年復為宗師每車駕廵幸常令居
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宫遂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
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

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即位授小冡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踈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名憲入遂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

譯時亦預馬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怒撻帝數十仍除譯名至是譯又被帝親昵帝既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將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狥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然帝荒淫日甚誅

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又頻切諫皆不見從
由是益疎斥之後稽胡反令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
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之事誚之曰
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
稷為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
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
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
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及王軌忠而

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又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寔

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歆嗣

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九世孫祖見

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

遂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絶梁武帝深

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

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父協以見遠蹈

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為湘東王引協為其府記室

參軍恊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懐舊志及詩竝稱賛其美之儀㓜頴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為詞賦甞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勑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竝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為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高祖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竝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邑二

百戸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
公增邑一千戸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顔驟
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
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
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
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
署記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
沖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内趙王最長以

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為西疆郡守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遊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隋文帝

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而運積年為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

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為次其行事為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天和初起家夏州總管府倉曹參軍轉柱國府記室參軍尋而臨淄公唐瑾薦為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高祖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彊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

時齊王憲以下竝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知唯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仍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

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使除文軌之内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䟽曰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恵以悦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

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兹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内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

資輔弼比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内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恵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宫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輙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宫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内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居

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為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請遵輕典竝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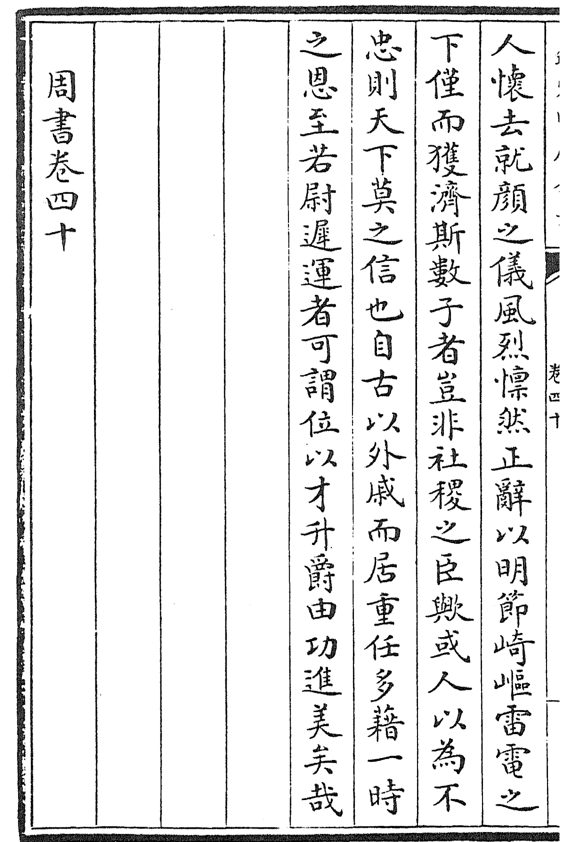
祖斵雕為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祗為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

外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誡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兹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内史元巖紿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

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寔是忠臣先皇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宥皆相賀以為幸免虎口内史鄭譯嘗以私事請托運而弗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為丞相譯為長史遂左遷運為廣州滋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

訐直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宇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既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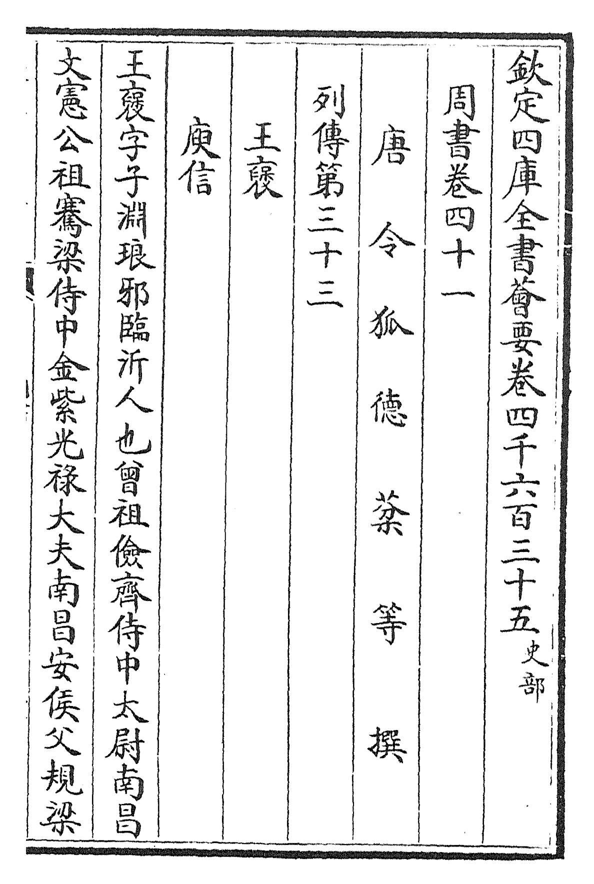
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懍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電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為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藉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以才升爵由功進美矣哉

周書卷四十

周書卷四十考證

史臣論孝伯神舉○臣文淳按當云神舉孝伯蓋神舉於孝伯為族父傳又在孝伯前敘次當爾

周書卷四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三十五 史部

周書卷四十一

唐 令狐德棻等 撰

列傳第三十三

王襃

庾信

王襃字子淵瑯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

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竝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沉静美風儀善談笑愽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祕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冡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為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

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内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裒以不次之位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裒既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升端右寵遇日隆而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並願即都荆郢嘗名

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懔太府卿黄羅漢御史中丞劉慤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甞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為然時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為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閒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

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為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為護軍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

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竝荷恩眄忘其覊旅焉

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戸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髙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内史中大夫髙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髙祖亦以此重之建徳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册皆令褒具草東宫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

正自陳來聘高祖許寢等通親知音問寢贈弘讓詩并
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
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
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
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
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闕令
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
談中藥養神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

其黄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别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横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為别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瑶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

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
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
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
求恒為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竝歡衡泌
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
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
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胷臆且當視陰數箭排
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

遠字

遠_字訣二　䖍骸枢無託但顧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賴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别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為宣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子亶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為梁太子中

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宫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為郢州别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宫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

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為政簡静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

人高祖唯故王克殷不害等信及寢竝留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别館天道周星物

極不反傳變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
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竝有著書
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
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
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
庭讓東海之濱遂飡周粟下亭漂泊臯橋覉旅楚歌非
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
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為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

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壁晛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横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

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檝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禀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

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墻壁路交横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眞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

楛盛於漳濵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𡚁回之
贔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濵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
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洊雷之講肆齒明離之
胄筵既傾蠡而酌海遂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
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
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
之君拭圭於西河之主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為
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横塘於江浦東門則

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為柱樹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戸西賮浮玉南琛没羽吳歈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藉春陽魚龍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歙為和親之侯班超為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删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刀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為

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略乘漬水而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猨鶴弊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黄河之濁旣而魴魚頳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宫鳴野雉湛盧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為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為梟為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為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

大夏識鳥卵於條支豺牙宻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既官政而離遏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飛狄泉之蒼鳥起横江之困獸地則石鼔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鬬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盧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遭夏臺之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

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
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絶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
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
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蚍奔穴五郡則兄
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别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為
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
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算守
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帥之

臥墻大事去矣人之云亡中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没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霑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彊城孤氣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横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回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

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余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詶對逢鄂坂之譏嫌値彨門之征税乗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颿於上游彼鋸牙而勾爪又廵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鬬飛鷁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黄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黄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隂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

霑衣艤烏江而不度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失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屆于七澤濵于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衞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

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劒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
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沈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度
湘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于石城戈船掩乎淮泗
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䶉走
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為燈飲頭為器
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
不隨狐兎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圃
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牕扉繫馬於鳳凰樓

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既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指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横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于温太眞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飈懔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

浮蛟没船才子并命俱非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
宪耻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
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
之事没焉諸侯之心揺矣既而齊交北絶秦患西起況
背闕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緑林之散卒拒驪山之
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巳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
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首濫逵泉之誅蔑因親於教愛
忍和樂於彎弧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

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卧底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究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隣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横船雖復楚

有七澤人稱三戸箭不麗於六麇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氷而馬度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乎羣帥硎穽摺拉鷹鸇批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

亭短亭饑隨蟄鶤閣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溜澠一亂雪暗如沙氷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别有飄颻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温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凫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

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墻之内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
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
隨岸虵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䰟驚於新市梁故
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嬀之後遂育于
姜輸我神器居為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
曰位用無頼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
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且夫天道
回旋民生頼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

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闕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皐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金張聞絃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
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謨以降遺
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
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
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
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
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
詞霧集雖雅誥奥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

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迹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竝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為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

楝榦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為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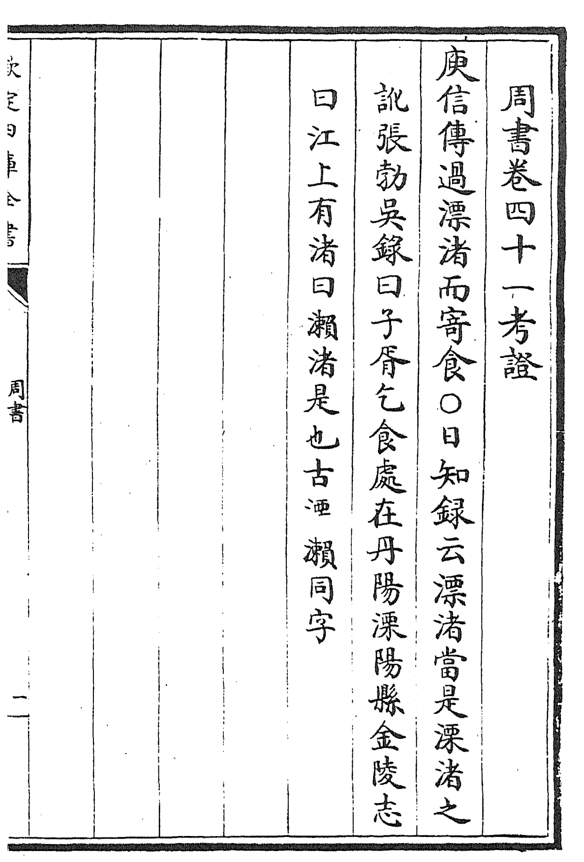
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竝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鬱彬彬

馬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荊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

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

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周書卷四十一



周書卷四十一考證

庾信傳過漂渚而寄食○臣日知錄云漂渚當是溧渚之訛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是也古洷瀨同字

周書卷四十一考證

謹案卷四十第三頁後四行王軌刋本軌訛軏據

北史及監本改

第六頁後五行大象元年刋本象訛歷據本紀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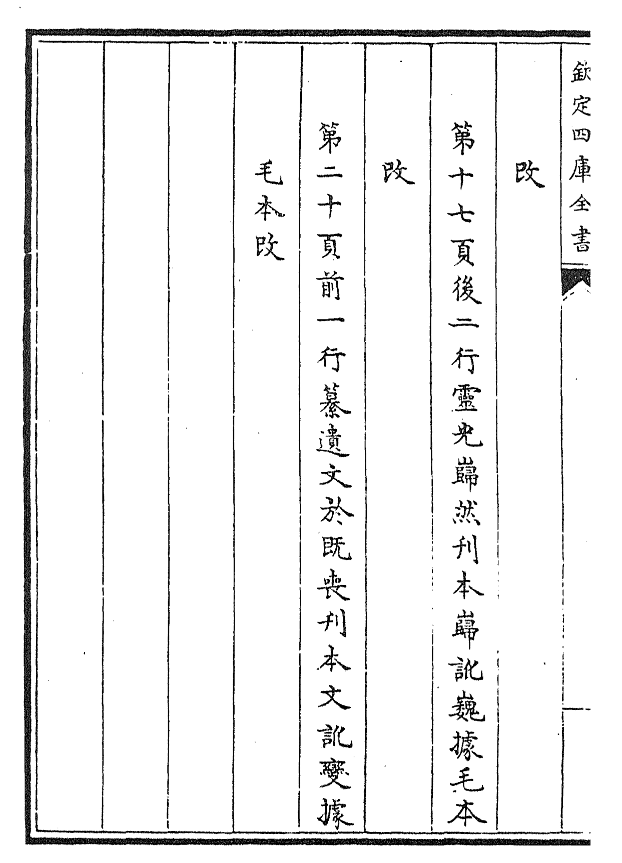
卷四十一第八頁前七行追為此賦刋本為訛惟

據毛本改

第十頁前二行既姦回之奰逼刋本奰作贔今改

從本集及監本

第十五頁後三行地惟黑子刋本惟訛為據庾集



改

第十七頁後二行靈光巋然刊本巋訛巍據毛本

改

第二十頁前一行纂遺文於既喪刊本文訛變據

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周書卷四十二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三十六 史部

周書卷四十二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四

蕭撝 子濟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圜

宗懍

劉璠 子祥

柳霞 子靖 莊

蕭撝字智遐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温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戸初為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黄門侍郎出為寧遠

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
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撝使持節忠武將軍又
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紀稱尊號
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戶給鼓吹一
部紀率衆東下以撝為中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
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
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
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及迥入劒

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迴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為城守之計迴圍之五旬撝屢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為迴所破語在迴傳撝遂請降迴許之撝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迴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戸孝閔帝踐阼進爵黃臺郡公增邑一千戸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

仍撰世譜攜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
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
夫又以攜有歸欵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
賦三年出為上州刺史為政仁恕以禮讓為本嘗至元
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
執不可攜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
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
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

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
之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
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曰臣
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
握鏡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
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
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
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淅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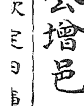
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悚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
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
方藉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
私兼濟豈容全欲狥已虧此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母憂
去職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轉少傅後改封蔡陽
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戸二年卒時年五十九高祖
舉哀於正武殿賜榖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贈使持節
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謚曰襄撝善草隸名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守遷東中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迥圍成都紀命濟率所部赴援比至撝已降仍從撝入朝孝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

邑五百戶除給事中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為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為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于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為兼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既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

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為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閶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欵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不尚苛察深為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拜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寶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



時隋文帝輔政引為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三千戶除侍中寧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蕭撝守成都以圓肅為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撝俱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棘城郡公增邑一千戶以圓肅有歸款之勲别賜食思君縣五

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
郡守圓肅寛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年遷陵州刺史
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鎮襄陽遂不之部建德三年授太
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
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
不援立太子為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
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吏肄朝讀百篇乙夜乃
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

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
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
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
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
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
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
致書勞問六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尋
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宣政元年入為司宗中大夫

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時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邑二千戸除宣惠將軍丹陽尹屬侯景肆虐簡文見弑大圜潛遁獲免明年

景平大圜歸建康時既喪亂之後無所依托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王邑二千戸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梁元帝既有克復之功而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既忌刻甚恨望之乃謂大圜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以世多故恐讒愬生焉乃屏絶人事門客左右

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姊之間止餞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為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滯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圜等梁國子孫宜存優禮

式遣茅土寔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大圜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戸尋加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竝藏秘閣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竝畢識者稱歎之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故實

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絶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潯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

前坐簷而看灌甽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

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眛眛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寔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撃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立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

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圜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為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為西河郡守尋卒大圜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

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為陳州刺史

宗懔字元懔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尋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懔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荆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

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懍為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歐血兩旬之内絶而復蘇者三每有羣烏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為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荆州以懍為别駕江陵令及帝即位擢為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賔客況事涉勲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懍亟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於邁多歷歲時可封信

安縣侯邑一千戸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
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懔勸都渚宫以其鄉
里在荆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襃等入闗太祖以懔名
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阼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世宗即位又與王襃等在麟趾殿刋定羣書數蒙宴賜
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寳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
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為

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為上黄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之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為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為屬巳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辭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

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絶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毁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在東宫遇曄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出為北徐州刺史即請為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為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鄭令又

板為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
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
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
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開府置佐史以璠為諮議參軍
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
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脩
無遠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且為雍
州刺史復以璠為循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

蜀以璠為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為黄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至大禍脱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其贈而遣之臨别

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尅剪姦宄紀於是遣使就拜循為益州刺史封隋郡王以璠為循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誡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唯

令全播一家而已播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播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播之力也太祖既納蕭循之降又許其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播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

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太祖不許以璠為中外府記室尋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卧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雰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凌陰之慘洌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宫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竝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

而為同始飄颻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暠
皓兮溟濛綏綏兮颯颯瀌瀌兮渢渢因高兮累仞藉少
兮成豐曉兮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
若西崑之閬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隨所適遇物淪形觸
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
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為絳值河濱而成
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淅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
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為五穀之精寔長衆川之䰟大

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璧人聚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又冰水而凋林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飢於海陰斃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文之深無復垂霙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沉本為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閱遡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絶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初蕭脩在漢中與蕭紀牋及

答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也世宗初授內史中大
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邑九百戶在職清白簡亮不
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朞生羌降
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
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
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為他界所歸仰
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鎮陜州欲取璠
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

隴右引為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

祥字休徵幼而聰慧占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年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侯主簿遷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國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為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食邑七百户轉從

事中郎憲進爵為王以休徵為王友俄除内史上士高祖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之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尋以去官領萬年令未朞月轉長安令頻宰二縣頗獲時譽大象二年卒於官時年四十七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刋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始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自本

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父季
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霞幼而爽邁神彩嶷
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
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
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
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座席
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
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

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遣左右践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眄廬陵王續為雍州刺史辟霞為主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仍轉外兵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為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詧莅雍州選為治中尋遷别駕及詧於襄陽承制授霞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蕭

詧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于我霞乃辭詧曰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常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詧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詧殂霞舉哀

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霞尊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之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時年七十二宣政初贈金安二州刺史霞有志行初為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毁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

之間風浪止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為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竝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歴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

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幷致

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

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仕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撝世怡圓肅大圜並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

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懍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俘囚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纔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遊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

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為清典蓋近代之佳史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王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周書卷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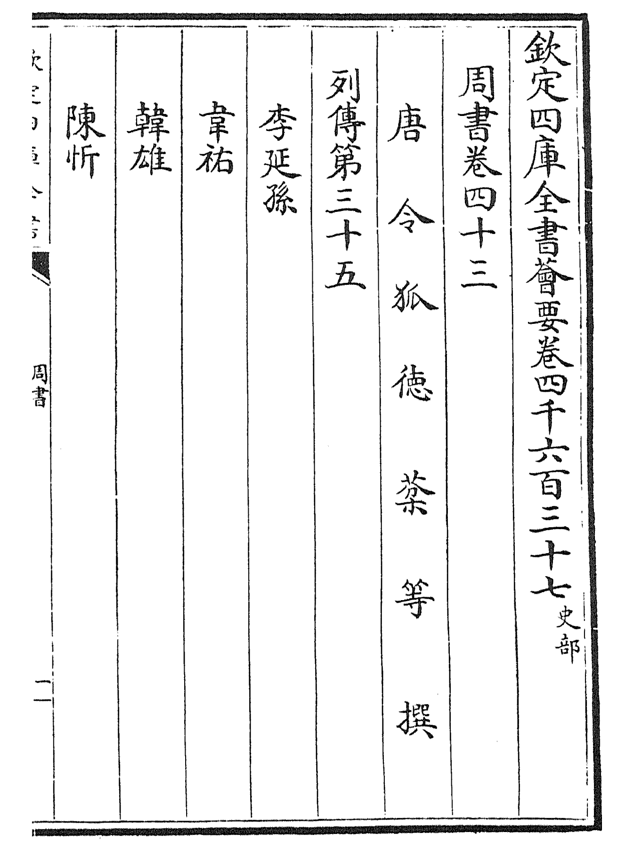
周書卷四十二考證

宗懔傳梁普通六年○普通北史作大同

柳霞傳柳霞○北史作柳遐

梁西昌侯深藻○北史無深字

周書卷四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三十七 史部

周書卷四十三

唐 令狐德棻等 撰

列傳第三十五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李延孫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為汝南郡守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蠻酋結託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為亂乃以長壽為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冀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為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日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為河北

郡守轉河内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頻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川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延孫亦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初為直閤將軍賀拔勝為荆州刺史表延孫為都督肅清鵶路頗有功力

馬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魏孝武西
遷之後朝士流亡廣陵王忻錄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
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
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即率衆衞送并贈以珍玩咸達
闕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
孫獎勵所部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
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
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

山郡公延孫既荷重委每以剋清伊洛為已任頻以少
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為其長史楊伯蘭所害後贈
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
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
開府儀同三司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於世世為州郡
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士父義前將軍
上洛郡守魏大統時以法保著勲追贈秦州刺史法保

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為人遂娶長壽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為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及魏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

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為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為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

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甞至
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絶輿至
營久之乃蘇九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
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
其有貳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尋進爵為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
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為流矢所中卒於陣謚
曰莊子初嗣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閻韓防主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時為赭陽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絶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為掎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剋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兵略盡兄及妻子皆為賢所獲將以為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

雄與其所親謀曰奮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恐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為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即隨賢還洛乃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弘農雄至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邑八百戶遣雄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進逼洛州東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陽其長史孟彦舉城欵附俄而領軍獨孤信大軍繼至雄遂從信入洛陽時東魏將侯景等圍蓼塢雄擊走之

又從太祖戰於河橋軍還仍鎮洛西拜假平東將軍東郡守遷北中郎將邙山之役太祖命雄率衆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併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太祖以雄𦔳勞積年乃徵入朝屢加賞勞復遣還州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

爵為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帝踐阼進爵新義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戸賜姓宇文氏世宗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天和三年卒于鎮贈大將軍中華宜義和五州諸軍事中州刺史謚曰威子禽嗣

陳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
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
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
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
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義徒
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祇太祖嘉其
忠款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為前
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

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恒為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為子常隨峭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効九年與李遠迎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盆生為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靜邊弗令之任十年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

金門郡守樂敬賔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東魏將爾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城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願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多尅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斛斯璉等共齊將叚孝先戰于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

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累載贈

其祖昆及父與孫俱爲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與孫徐

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

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静齊兵每至

輙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孝閔帝踐阼徵

忻入朝進爵爲伯尋又進爵許昌郡公增邑一千戸武

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戸又與開府

敕勒慶破齊將王鸞嵩仍從柱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

元年卒於位忻與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忻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馬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晉爲魯郡守永嘉南遷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歸魏家於新安

玄少慷慨有膽略普泰中除奉朝請頻從軍與梁人交戰永安初以功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騷動各懷去就玄遂率募鄉曲立義於關南即從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及獨孤信入洛陽隸行臺楊琚防馬渚復與高敖曹接戰自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功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為東魏守崤東立義者咸懷異望而玄母及弟竝在宜陽玄以為忠孝不兩立乃率義

徒還闕南鎮撫太祖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邑四百戶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剋孔城即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東平郡守轉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民雍方雋據郡外叛率步騎一千自號行臺攻破郡縣因執守令玄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馬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進爵為伯增邑通前九百戶保定元年移鎮鐵谷四年進位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從鎮閻韓仍從尉遲迥圍洛陽天和元年陜西總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歩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獨狐永業永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覘之卒與之遇便即交戰殺傷數十人獲馬并甲矟等永業遂退二年進爵為侯除白超防主三年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為公五年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兵禦之每戰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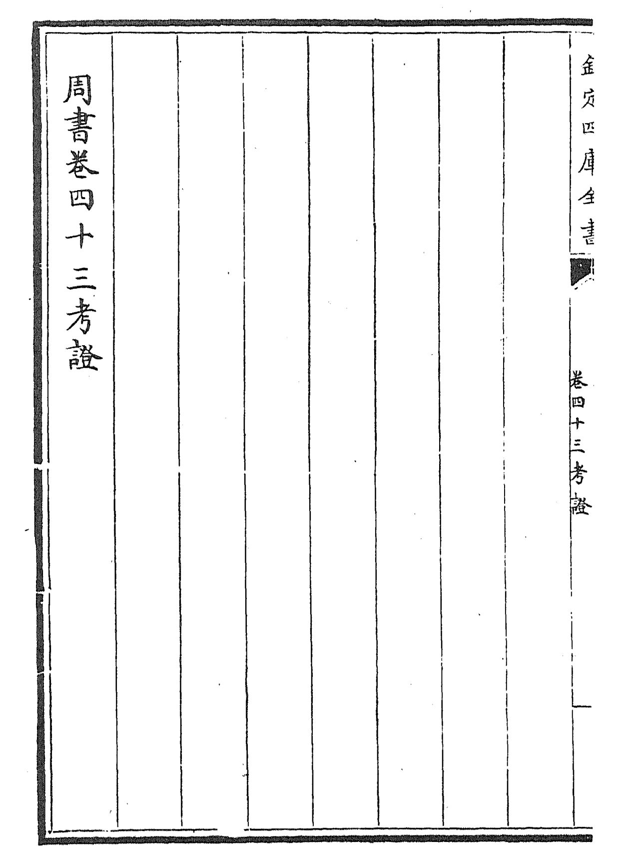
尅後以疾卒於位

史臣曰二國爭彊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孫等以勇略之姿受干城之寄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周書卷四十三

周書卷四十三考證

陳忻傳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為前鋒○舉疑當作與臣大淳此事李延孫傳不載當是史有遺漏也



周書卷四十三考證

謹案卷四十二第十三頁前七行何王之門不可

曳長裾也刋本裾訛居今改

第十六頁前六行雪宫建於碣石之東刋本碣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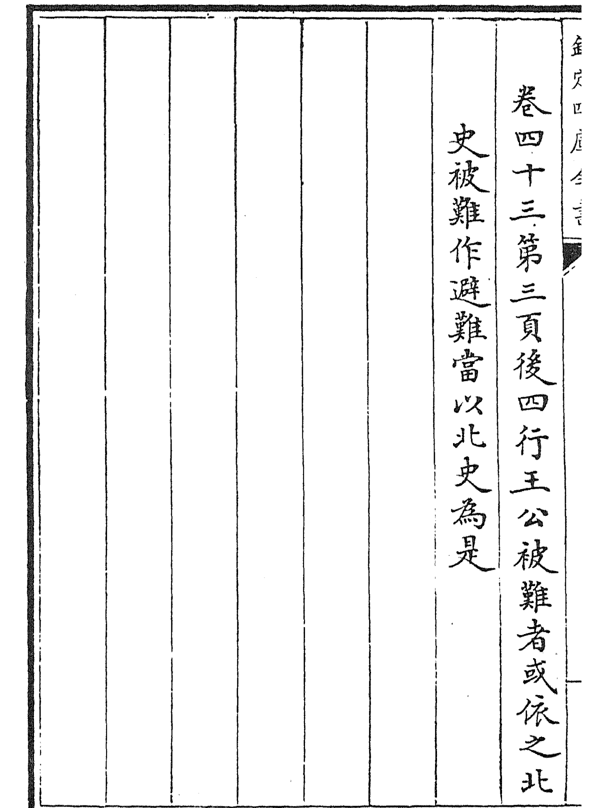
偈據毛本改

第十六頁後八行乃爲五穀之精刋本穀訛谷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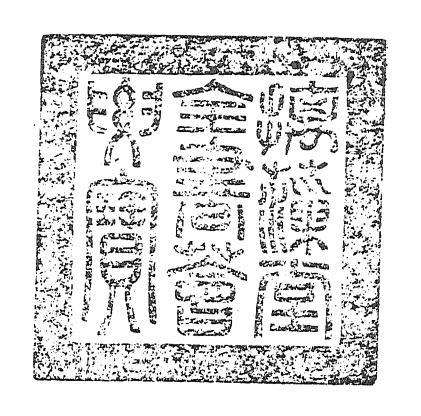
毛本改

第二十頁後五行贈金安二州刺史刋本金訛瞼

按字典無瞼字今據北史改



卷四十三第三頁後四行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北史被難作避難當以北史為是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書